

2023年12月12日
星期二编辑/林声蛟
检校/李成泊
版式/干帅港
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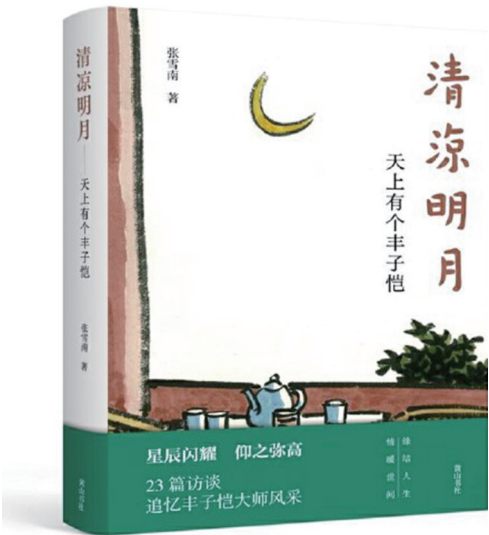
近日,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法治报社总编辑,浙江浙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雪南的著作《清凉明月——天上有个丰子恺》出版。

丰子恺是著名的大师,艺术和文学成就享誉海内外。本书通过23篇访谈,以丰子恺及其故交的后人追忆的方式,勾勒了丰子恺丰富博大的一生,仰望其丰美雄厚的艺术成就、豁达儒雅的文人品格和友爱积极的人生态度。被访谈人物谈话吐中的丰子恺形象,与天上的那颗“丰子恺星”一样,熠熠生辉,闪耀着光芒。

本期“港湾”,节选本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张雪南,浙江桐乡人,主任记者。现任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法治报社总编辑,浙江浙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第九届浙江飘萍奖,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第四批浙江省“万人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才。



《清凉明月——天上有个丰子恺》
书号:978-7-5737-0882-3
出版社:黄山书社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风雨故人来》(丰子恺作)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更添杯》(丰子恺作)



《生机》(丰子恺作)

永远保持良心善念

——李莉娟谈祖父李叔同与丰子恺

■张雪南

丰子恺的朋友圈很广。而论与丰子恺因缘与情谊最深的师友,非李叔同莫属。

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是最大的,且是全方位的。

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可以说,没有李叔同,就没有丰子恺。

而丰子恺对李叔同的理解,是最深的,也是最到位的。

丰子恺对李叔同的崇拜,也是一辈子的。丰子恺曾在弘一法师圆寂后非常认真地说过:“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平生最崇拜的人。”

……

李叔同与丰子恺的师生情谊,是众生难得的因缘,是世事难求的典范。以至于直到今天,说起李叔同,常会提起丰子恺;说起丰子恺,总爱念及李叔同。甚至把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弘丰”,被广泛沿用。

自从2018年10月开启“寻缘”访谈,我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访谈李叔同的后人。当年11月,我通过丰子恺外孙女宋雪君老师推荐,联系到了李叔同的嫡孙女李莉娟女士,加了微信,时有联系。因李女士远在天津,一直没有机会面谈。直至2019年12月17日,我赶去天津,在她的办公室如愿作了访谈。

……

笔者:您祖父弘一法师多才多艺。他以卓越的艺术造诣培养了一批文化名人,丰子恺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请您谈谈李叔同与丰子恺特殊的师生情,您对丰子恺先生及其艺术的印象和感悟。

李莉娟:弘祖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两年,及门数千,遍及浙江,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数,私心大慰。

先祖父本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许多是不满足的,然而他却在培养艺术人才方面自感欣慰!可以想见,先祖父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成绩是何等的满足,满足得尽可以告别红尘,一心念佛去了。

丰子恺先生1914年考入浙一师。我祖父已在学校教书两年。据丰先生自己回忆,他对老师第一印象特别好,第一节就看到老师端坐在那儿。以后对老师的印象更加完美。丰先生学习非常优秀。我的祖父也特别看重他。丰先生受我祖父的影响很大,他能成为一名艺术大家,体现了老师——我祖父对他很大的影响。丰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也曾谈到,有一天晚上我祖父对他图画进步的肯定,是一个重要关口,促使他打定主意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丰先生是一个艺术大家。“子恺漫画”非常受大众喜爱,雅俗共赏,寓教于乐。我有一个特别嗜好,就是喜欢看丰先生的漫画,特别是他的儿童漫画。他把儿童的生活记录得非常逼真,从艺术上表现生活,非常到位。在我看子恺漫画时,我

已经长大,却勾起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从丰先生漫画中,可以看到他对子女没有呵斥,充满爱心,从规正小孩的基本行为做起,身教重于言传。像《蚂蚁搬家》这幅画,描绘小孩用小板凳保护搬家的蚂蚁的场景,反映小孩从小就有慈悲心。丰先生非常热爱生活,他有很多这样的对儿童生活的写生,都反映出丰先生的心灵特别淳朴,特别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点滴,用艺术的画笔表现出来,小中见大,这就是艺术大家对我们如今社会的最大贡献。

我祖父对丰先生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在艺术、宗教方面,对做人的影响则更为深刻。有一次,丰子恺寄来一卷宣纸请我祖父书写佛号。宣纸自然富余一些,祖父就写信去问多余的如何处置?丰先生回信说,请随意处置。祖父这才使用。另一次,丰先生寄的邮票多了几分,祖父就把多出的又寄回去。此后丰先生都要提前说明多余东西的用途,祖父才肯用。我祖父崇尚“先器识而后文艺”,即学文艺先要学好做人。丰先生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准则。

(本文选摘自张雪南著作《清凉明月——天上有个丰子恺》,有删节)

后记

■张雪南



《蚂蚁搬家》(丰子恺作)

丰子恺先生在1939年写的《辞缘堂》里说:“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桐乡人,老家东田村离石门镇不足20里路。记得很多年前,我都是骑自行车沿着乡村小道到缘缘堂参观的。

世事皆缘。20世纪90年代初,刚大学毕业的我,在高校工作之余,阅读了同乡丰子恺的一些文章、书画。有缘的是,我办公室5位同事,其中就有一位桐乡老乡张乐初老师。他是60年代杭大中文专业毕业的,对丰子恺很了解。他反复鼓励我要多读丰子恺的书,鼓励我研究丰子恺。他为我介绍认识了在桐乡工艺美术公司工作的叶瑜荪先生。从此,我与叶先生书信往来不断。他热情地介绍研究、纪念丰子恺的相关情况,讲解新出的丰子恺书籍、文章,交流学习体会,从而使我对丰子恺有了更广泛而深入的认识与理解。

1992年5月,经叶瑜荪先生推荐,我应邀参加了在石门召开的桐乡县丰子恺研究会成立大会,有幸与丰陈宝、丰一吟等丰先生后人,及胡治钧、潘文彦、沈定庵等丰先生学生、朋友和研究者认识。

当年8月,我调到了嘉兴工作,与叶瑜荪先生有了更多联系、见面的机会。后来,他兼任了桐乡丰子恺研究会会长,传递的信息更多。虽然,我没有走上丰子恺研究之路,但对丰子恺的关注,学习从未断过,特别是丰老的人生态度、品格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与影响着我,让我更平和、乐观地对待人生和

工作,看淡世事无常,珍惜拥有的一切。

尤其是在2018年,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更燃起了我内心深处对丰子恺先生的那份崇拜与景仰。当我把多年已有的“寻缘”想法告诉叶瑜荪先生时,得到了他的肯定与支持,并给我推荐、联系了好多位访谈对象。

2018年10月28日,我赶去上海寻访丰一吟老师。年近九十高龄的丰老师,从轮椅上起身走到客厅与我聊天,浓浓的石门乡音,微笑中透着亲切、慈祥。她多次跟我说:“你是桐乡人啊,那就用桐乡话讲。”

我拿出随身带着的桐乡丰研会成立合影照和《丰子恺传》给丰老师看。她端详着照片。也许大部分人已认不出来,她就指着中间一位合影者说:“这是宝姐呢!”可见姐妹情深。而后,丰老师一页一页翻看有些泛黄的传记,特别是前面8页照片。她慢慢翻、细细看,点着照片给我解释,还指着第一幅照片《一九三六年的丰同裕染坊》问我:“你认得出我在哪里吗?”连问了两次,看我没答上来,她指着照片上最右边的一位小女孩说:“我在这里哦!”她注视照片良久,也许思绪回到了童年,回到了石门。

接着,丰老师女儿崔东明捧出一本厚重的画册,这是刚出版的纪念丰子恺诞辰120周年北京展览的图册,丰老师和我一起看。一组丰公画给小几丰新枝的《恩狗画册》,引起了丰老师的关注,一幅幅充满儿童相、生活相的漫画上,有很多文字写的是石门方言。丰老师情不自禁,用她那浓郁的石门话大声读了起来:“我唱山歌乱说多,蚌壳里摇船过太湖,太湖当中挑荠菜,洞庭山上拾田螺,拾的田螺芭斗大,放在小花篮里去望外婆,外婆坐在摇篮里汪汪哭,恩狗拍拍手去抱外婆。”……一幅一幅念来,很亲切、很流畅,弥漫着浓浓的乡音、乡情。

尽管丰老师兴致很高,但怕累着她,东明合上画册说:“以后慢慢看。”随后,我便和丰老师讲起了自己的访谈心愿,并敬请丰老师开笔题字。丰老师用水笔在卷首中间签下名字:丰一吟。丰老师边写边说:“写勿好呀!”我连声说:“蛮好!谢谢!”

从此,我便开启了长长的“寻缘”访谈,找寻一位位与丰子恺有缘有情的人,倾听他们的故事、评说,感悟他们的追忆和怀念。从丰先生的第三代后人宋菲君、宋雪君、杨朝婴、杨子耘、丰羽和崔东明,到丰先生的学生、朋友潘文彦、沈定庵;从丰子恺师友的后人李莉娟、经遵义、姜书凯、郑源、朱显因、张慰军、陈胜吾、易卫平、马亦钊,到丰先生的研究、传播者陈星、鲍复兴、叶瑜荪、钟桂松、陆昌友、朱钰芳、王一竹等。每一次访谈和交流,都给了我真诚的鼓励和帮助,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启迪和思索。这是一份情缘,更是一份力量,让我铭记在心,并不断累积起来。从中也生发了把访谈内容整理出来结集出版的念想,既是分享,也是纪念。历时多年的点滴积累,能有今天的阶段性成果,要真诚感谢他们一路的鼓励和支持!

(本文系张雪南著作《清凉明月——天上有个丰子恺》后记,有删节)

丰子恺跨越时空的「星」缘

■宋菲君

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

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

在漫画《自制望远镜》中,描绘了孩子们把望远镜反过来瞧,想一探究竟、各种尝试的童趣。这幅画后来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外公又写了一个条幅送我: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高三文理分科时,我已向外公学了多年的古文诗词。我还向外公学了三年美术,高二时画的素描“外公”,得到外公本人的赞许。但同时,我又热爱数学、物理,分科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外公的意见。记得那一天外公在上海的寓所日月楼的阳台上,端着一杯茶来回踱步,一面吟诵他最喜欢的那首温庭筠的诗“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听了我的困惑,外公喝了一口茶,对我说:“我们家学文学、艺术、外语的多,你的数理成绩这样好,又喜欢天文,我看不如去考北京大学的物理系。”

听了外公的话,我上了理科班,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大物理系(第二、第三志愿都是天文系)。我在北大物理系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一直从事物理学研究和光学工程、光学仪器的开发。十年前我曾参加美国一个做望远镜自适应项目的科研组,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讨改造兴隆观测站的2.16米望远镜。该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我和国家天文台就此结下了缘分。

“丰子恺星”的机缘

由此因缘,我常常去国家天文台,结识了薛随建副台长和许多天文学家,才发现大家对丰子恺非常崇敬,也让我倍感自豪。去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担任“督导”,听了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魏儒义研究员有关系外行星的课。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研究系外行星、外星生命等课题,有很多想法。我答应把他的设想转达给国家天文台。

2019年11月,再次与薛副台长见面时,我送他一套丰子恺老家桐乡档案局出版的《子恺漫画精品集》。我们一边欣赏着漫画,一边谈课题。薛副台长突然提出:“宋老师,我们争取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丰子恺星’,怎么样?”我当时既兴奋又激动,并着手一起筹划。这个想法随即得到老天文学家的一致支持。我和弟妹们一起策划,由丰子恺故乡——桐乡市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薛副台长和陈建生院士亲自领导组织,台里的“大视场巡天”研究团队立即启动,赶在去年年底前办理手续、准备材料,并上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

今年6月初,我在《大百科全书·物理卷》编委会开会时,国家天文台的邹振隆研究员突然来电:“宋菲君,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丰子恺星’批下来了!”

“丰子恺星”审批成功的消息立刻在网上快速传播,引起大家的热议。广大网友和了解丰子恺的人们立刻从小行星的编号中发现了新的秘密:小行星发现的日子1998年11月9日,恰逢丰子恺100周年华诞;小行星的国际永久编号是79811,后四位数字正是丰子恺的生年与月份(1898年11月)!

……

在百年华诞之际,外公丰子恺终于“天人合一”,变成了天上一颗永恒的星星。

(本文系张雪南著作《清凉明月——天上有个丰子恺》代序,有删节)